

从医的时光已逝去三十一载，斗转星移，岁月流淌，许多往事都已从记忆的苍穹褪色淡忘，我和双胞胎患者母女之间的一段医患邂逅以及在诊疗中发生的点滴往事，如美丽的风景一直珍藏在我记忆的深处，成为我最温暖的丰美回忆。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21岁的我从周口地区卫校毕业分配到距县城十余公里的一家乡级卫生院刚工作四个月，在住院部值夜班的我，庆幸下了当年第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渴望不被打扰无忧无虑地睡一宿安稳觉的我正要雪封冰冻入梦来，“沙、沙、沙……”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值班室的门被推开了。鹅毛似的大雪被凛冽的寒风翻卷着涌进诊室，在诊室橘黄色的灯光下蝶舞飘飞，落在诊室桌椅上。从诊室外急匆匆走进一对青年夫妇，神色焦灼，气喘吁吁，虽是冰天雪地，头上却冒着热腾腾的汗气，大头鞋上沾满了雪泥，一看便知是从遥远的乡下飞奔而来。

男的中等身材，胡子邋遢，穿一件草绿色棉大衣，一副敦厚老实的模样，女的娇小身材，皮肤细腻，穿一件蓝白相间的棉大衣，外秀中慧，焦虑不安的眼神中透出一丝精明。他们每天大衣里都包裹着一个十个月大小的女婴，这是一对双胞胎女婴，患病如出一辙，惊人地契合，额头滚烫，脸蛋通红，鼻翼煽动，精神萎靡，喉管中发出“叽叽”的痰鸣。测体温、听诊，诊断为重症肺炎，遂给予吸氧、退热、输液抗感染治疗。也许缘于对一双女儿的疼爱，也许是对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年轻医生放心不下，这位母亲每隔一小小时便敲门让我去诊疗一次，虽一夜无眠，但我却无怨无悔用脚步在诊室和病房之间的雪地上踏印上了尽责和真诚。

三天后的傍晚，残阳西坠，院外远

处瓦房顶上的残雪已消融殆尽，只在背阳处还留下星星点点，像大小薄厚不一的片片碎玉，颜色深浅有别。我正利用工作后的闲暇，在诊室门口小憩，远眺欣赏雪后室外美景，双胞胎的母亲面带愠色，急匆匆地奔向诊室，她怒气冲冲地质问道：“马大夫，你怎么给大芹、小芹看的病，两个孩子快不行了。”她呼出的热气与室外涌进的寒气交融，在我的眼镜片上形成一层薄薄的雾障，使我雾里看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霎时，我心头一紧，大脑一片空白。来不及多想，我迅疾拿上听诊器跑向病房。双胞胎女婴面色苍白、口唇紫绀，像霜打的秧苗有气无力，命悬一线。我立即吩咐护士吸氧，并迅速跑到药房：“贾药师，请先给我取药，我先垫费签字，我管床的双胞胎大芹、小芹病危。”“怎么？大芹、小芹是你管的病号？马医生，你太实在了，你知道吗，每天的用药处方都是你们病房主任所开，这两天每天都输液560毫升。”说着，他递来了双胞胎患儿母亲取药的处方，用药情况及开方人签名赫然在目。如醍醐灌顶，我蓦然醒悟，明晓了一切。

为防止患儿心衰，重症肺炎患儿每天要把输液量控制在100毫升以内，我每天给他们开出的输液量是80毫升。双胞胎母亲可能认为科主任年纪大一些，经验丰富，且是会开刀的人，采用“瞒天过海”的方法，待我查房离开处方后，把我开的处方悄悄藏着，再找科

主任开方。她不知道授业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科主任是一位外科大夫，加上当时处方费用与医生工资挂钩，故对病人要求来者不拒，就大刀阔斧给双胞胎患者按脱水开了输液量，增加了心脏负担，导致了心衰。

冬季是寒冷的，但人心不古却更使人酿出心酸的情感。瞬间，代人受过的委屈油然而生，沮丧和懊恼使心情跌至冰点。

古语道：医不叩门。况责不在我，即便是我让她去找主任，也是人之常理，情有可原。但三天前，一名十岁肺炎患儿突发心衰，因乡医的延误，来不及用药，死在门诊注射室的情形历历在目，患者母亲痛失爱子撕心裂肺、撼天动地的痛哭声，余音未散，仍然萦绕于耳……那一刻，我深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更知肩上的责任和分量。“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母爱是伟大的，也是自私的，作为患者母亲，为使患儿早日恢复健康，即便是有一些逾越规章、出乎寻常的做法也应予以原谅。我不能鄙视这位母亲救女的方法和行为，有时我们医患的痛苦不是源于我们的无能为力，而是源于我们的疏忽大意、技不如人或痛失良机，双胞胎母亲期望能寻找到一名迅速治愈的医者无可厚非，我不能因她们母亲的错误而见死不救，惩罚患者。

强心、平喘、利尿、呼吸兴奋剂、吸痰，抢救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在患儿床前，抢救、指挥、观察着，等待是一

种难言的煎熬，20分钟后，双胞胎患儿终于脱离死神，度过危险。我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双胞胎母亲眼含热泪，面带愧疚，突然下跪：“对不起马大夫，谢谢您救了我女儿！”我急忙把她扶起委婉地说：“没什么，应该的，如果需要会诊，一定要告诉我，我会帮你联系的。”双胞胎母亲泪眼婆娑，深情地点了点头，我终于内心释然。

几天来发生的事情仿佛使我阅尽人间悲喜剧，窥透世事沧桑，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灵的雕刻师，刻画出了你、我、他和人生百态，面对病魔，我们医患之间都不能独自直面治疗过程中的风风雨雨，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真诚的沟通和彼此的信任是医患和谐的一剂良药，对医生如此，对患者亦然。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两年后春季的一天，我已调至医院门诊，窗外的桐树，郁郁葱葱，枝繁叶茂。那天，一位俏丽少妇手拉着两个面色红润、健康活泼的双胞胎女儿，微笑着款款来到我的桌前，“马大夫，还认识吗？”旋即，她把手拉的两个双胞胎女孩儿扯到我面前，“大芹、小芹快叫大伯，他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原来她从我诊治过的一位同村病人口中得知我近日要调回城郊工作，就骑自行车带着她的双胞胎女儿奔赴十几里路来与我道别。我鼻子一酸，双眼已热泪盈盈。

医者最大的快乐是被患者理解和认可，播下善良关爱的种子，就能收获感恩回报的森林。我忽然觉得每天与形形色色的病人打交道，痛苦着他们的痛楚，欢乐着他们的欢乐，假如我们能把生命中的所有患者都当做亲人，以悲悯的情怀善待他们，并向他们敞开心扉，去点亮心中那盏善良温暖的心灯，不仅能照亮自己，也能温暖别人……

来自北京的“乡愁”礼赞

——浅谈李学志的诗集《微光》

孙智

国庆期间，侄媳李学志从北京给我寄来了她的取名为《微光》的诗集。手捧散发着油墨香味儿的诗集，虽然很薄，但是我觉得它很厚重。品读充满着乡愁的诗作，虽然很朴实，但是我觉得它很华丽。

作为80后的诗作者，李学志踏踏实实地把文字揣在自己怀里，毫不逃避地站在生活的面前，从平凡生活中发现诗，从苦难甚至绝望的困境中提取诗，从无意义中寻找出意义，从平庸俗世中寻找出美。这是不容易的，它需要一颗敏感至善而炽热的心。

即便抒写苦难也是明亮而热烈的：在命运的独木桥上/我和岁月狭路相逢/我逼视着它/它也逼视着我/我吞噬着它/它也在咀嚼着我/我收割着它/它也缴获着我/我们肉搏的姿势/在生命里/合二为一/定格/就像我爱着它/它也爱着我(《我和岁月狭路相逢》)。

而一些儿童诗更是奇趣、灵动，读后让人心生欢喜、不忍释卷：阳光/擦亮了所有的窗/秋色如帘/从天而降/一段静静的时光/蜷在书桌上/像一只淘气的小猫/翻着我的书本/睡着了(《午后》)。

这样的诗句俯拾皆是：夜深如潭/青蛙呱呱地开始上班/它粗涩的声音/是密密的针脚/把今夜和明日缝连(《青蛙的线装书》)。

正如诗人、评论家霍俊明所说的“诗歌就是生活的梯子——沉滞麻木的生活需要偶尔抬高一下精神景观，哪怕诗只是提高小小的一寸。”《微光》正是这方寸世界——见诗意，见情趣，见真心，见境界。

综上，无论是从诗歌的审美体验还是语言表达，《微光》是有“根”的，正如著名诗人温青评论的那样：“学志之诗，是从生活中长出的绿色植物，它在成长，也在不断行走、突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如我坚信诗歌的力量，也坚信《微光》在行走中终会迎来属于它的黎明！”

前段时间孩子们钢琴考级，颇忙。早上确是“睡到自然醒”，却并未等到“太阳高照”，醒来6:10，和平日差不多。院子里转一圈，久未“正视”这院中一切了，没有了往日的郁郁葱葱。樱桃数月前就贡献了它的甘饴；葡萄今年第一次结果，没有几串，只让孩子们尝了鲜。正当感慨之际，看到了无花果已经成熟若干，摘下一个剥皮放入口中，仿佛回到小时候。

那时屋后有个菜园，都是爷爷管理。里面有豆角、四季梅、茄子、番茄、辣椒……当然这些我和妹妹都不感兴趣，我们最喜欢的是葡萄、草莓，记忆中还有一棵无花果树。很佩服小时候的牙齿，葡萄还青着的时候就被吃光了，也有等到最后变紫完全成熟的，那一定是高处被树叶挡住隐藏至深的。而草莓不熟透是不好吃的，更何况有爷爷的“吆喝”声，每当我们下手，爷爷洪亮的声音便传来：“哎！还不能吃！再等等。”但是没有一颗草莓能捱到全红。唯有无花果，因为我们不知道它能吃，所以它才能自始至终毫发无损地呆在树上。待成熟，爷爷便摘下洗干净递到我俩手中，

我家的无花果

谭丽莎

我们却缩回手不肯接，认为那些绿的带些紫红的东西不好吃，直到有一天爸爸将无花果的好处给我们讲来我们才肯尝一尝，但那种味道还是不习惯。爷爷种的无花果品种极好，果子很大，我们却一直很少吃。后来，没有了菜园，无花果也在我的记忆里消失。

直到再次拥有一个院子，妈妈提出

种棵无花果树，因为爷爷生前最爱无花果。它是一棵不大的树，比起樱桃树、石榴树它并不起眼，而且前两年也没结果。去年，妈妈很惊喜地告诉我“无花果结果了”，并且摘下来让我品尝，这次我是认真品尝的，因为时隔几十年，我也彻底知道了无花果是一种好东西，从心里认可了它。这是一种并不出奇的果子，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华丽，也没有市面上的奇珍异果的价位，拿在手中，普普通通，甚至没有一点儿香味。剥开以

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个缩影。他们从旧中国走来，深知祖国每一步的艰难与不易，他们想的都是不给国家添负担。有人说他们那一代人爱躺在功劳簿上居功自傲，那哪里是居功自傲？他们是自豪。爷爷也常对我讲起那些陈年旧事，我却听得津津有味，电视剧哪里有爷爷讲的真实？！所幸我是爷爷一手带大，能得到他更多的影响，他性格耿直对人极真，一生两袖清风襟怀坦荡，对晚辈慈爱备至，还有老年的睿智与豁达。小的时候他接送我上学，教导我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待我工作了他叮嘱我好好工作多为党做事……我曾将他的孙女婿带至他跟前让他“过过眼”，他说“是个好孩子”，我也曾因为俩人气让他评理他根本不倾向于我……他老人家一生阅人无数，他最后一次住院就是他钟爱的孙女婿将他背起，送进医院。爷爷一米八的大个子，到终了瘦了，躺在那里还是那样伟岸，也曾抱怨世风日下歪风盛行，而爷爷最爱说的一句就是——莫论世道，做好你自己。

爷爷就像一枚无花果，我是爷爷一

心 灯

马建立

主任开方。她不知道授业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科主任是一位外科大夫，加上当时处方费用与医生工资挂钩，故对病人要求来者不拒，就大刀阔斧给双胞胎患者按脱水开了输液量，增加了心脏负担，导致了心衰。

冬季是寒冷的，但人心不古却更使人酿出心酸的情感。瞬间，代人受过的委屈油然而生，沮丧和懊恼使心情跌至冰点。

古语道：医不叩门。况责不在我，即便是我让她去找主任，也是人之常理，情有可原。但三天前，一名十岁肺炎患儿突

发心衰，因乡医的延误，来不及用药，死在门诊注射室的情形历历在目，患者母

亲痛失爱子撕心裂肺、撼天动地的痛哭声，余音未散，仍然萦绕于耳……那一

刻，我深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更知肩

上的责任和分量。“德不近佛者，不可

为医”。母爱是伟大的，也是自私的，作

为患者母亲，为使患儿早日恢复健康，

即便是有一些逾越规章、出乎寻常的做

法也应予以原谅。我不能鄙视这位母亲

救女的方法和行为，有时我们医患的痛

苦不是源于我们的无能为力，而是源于

我们的疏忽大意、技不如人或痛失良机，

双胞胎母亲期望能寻找到一名迅速治

愈的医者无可厚非，我不能因她们母

亲的错误而见死不救，惩罚患者。

强心、平喘、利尿、呼吸兴奋剂、吸痰，

抢救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在患

儿床前，抢救、指挥、观察着，等待是一

种难言的煎熬，20分钟后，双胞胎患

儿终于脱离死神，度过危险。我擦了擦

额头的汗珠，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双胞胎母亲眼

含热泪，面带愧疚，突然下跪：“对不

起马大夫，谢谢您救了我女儿！”我急

忙把她扶起委婉地说：“没什么，应该

的，如果需要会诊，一定要告诉我，我会

帮你联系的。”双胞胎母亲泪眼婆娑，

深情地点了点头，我终于内心释然。

长征（组章）

白俊华

一个词的硬度

世界上，除了长征，再没有哪一个词，能有如此硬度。

这硬度，是用脚步夯实的，是用枪

声震实的，是用鲜血浸实的，是用尸骨

堆实的。一个又一个身躯倒下去，一个

又一个身躯站起来。在巍峨的雪山，在

无垠的草地，在泥泞的沼泽，在奔涌的

河谷，在茫茫的群山，前进的姿势，顶

天立地。

多么硬呀！硬在骨子里，硬在坚贞

里。

一面旗帜，一个方向。一种口音，

一次招引。当井冈山的红，红透了陕

北，一轮太阳，正以磅礴的气势突破阴

云，映红了整个天空。

原来，这硬度，可以穿透时间和空

间，可以穿透历史和现实，并在追梦的

路上，继续坚挺中华儿女的脊梁。

站直了，别趴下。向前走，莫停步。

然后，让一种硬度，伸延，丰富，丰

富，内涵。

硬的极点，是精神！

一滴血的笑容

一滴血，一个灵魂！

两万五千里，每一粒泥土之上，都

浸有一滴忠诚的血。当血与血，聚集成

河，一个民族，就有了冲天的气魄。

血，是热的，所以才有一片热土。

血，是红的，所以才有一面红旗。

热土之内，红旗之下，一群人，笑在枪声里，笑在炮声中。这是仰天长啸的笑，这是气冲寰宇的笑。笑过之后，一滴血，就开了花。

江山多娇，山花烂漫。伫足，是否

看到一滴血的笑？

透过笑，还有悲泣，疼痛，苦难，掙扎。笑的背后，是路；笑的前方，也是路。这是一条相通的路，直向辉煌。

只是，我们要真正读懂，笑的内

一支枪的坚守

胜利来之不易，今天来之不易。